

“清华简”研究与英译丛书第一卷出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发布会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据悉,这套丛书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组建的中方团队,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组建的翻译团队合作完成,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把楚文字原文、现代汉字以及带注释的英文翻译三者一并呈现。系列丛书

计划出版18卷,为海内外学界更好地了解、利用“清华简”提供帮助。

本次发布的第一卷《〈逸周书〉诸篇》收录了“清华简”《命训》《皇门》《祭公之顾命》等六篇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相关的文献,其中详尽介绍了《逸周书》的文本历史及其与“清华简”的关系,并对“清华简”六篇文献精心注释翻译,探讨文献的流传情况。

黄德宽教授表示,“清华简”包含了丰富的经史类文献。系列丛书的陆续出版,将 为海内外学界了解、利用清华简提供帮助,扩大“清华简”及中国古文国际影响力。

2008年,近2500枚珍贵的战国时期竹简入藏清华大学,学界称之为“清华简”。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康巴 校对: 康巴

寻蜀记

新雨山头荔枝熟

◎许永强

白须太守亦何痴

对荔枝情有独钟,咏荔枝最多的或许非白居易莫属了。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四十七岁的白居易,奉诏由江州(今江西九江)量移忠州(今重庆忠县)。“量移”,是指被谪远方的人臣,迁赦酌情稍近安置。

唐代的忠州是江边小城,比较荒凉,山高坡陡,白居易有诗“我向忠州入瘴烟”。到任后,白居易重新制定纳税法,减轻徭役、刑罚。鼓励州民开荒种粮,发展蚕桑。数月后,他逐渐发现忠州并不是初来时那样满目荒芜,而是“竹树有嘉色”。更让他惊喜的是,在忠州见到平生未曾见过的荔枝。

荔枝还复入长安

荔枝因为进贡名扬天下,如若没有进贡,没有文人们的关注,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想要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是相当困难。

大概正是杨贵妃启蒙了人们对荔枝的认识,也形成了文人对荔枝的初步印象,也正因如此,激发了诗人对历史的反思和更深刻的认识。入蜀前,文人们对荔枝或许只是好奇,对荔枝之美味也只是想象,而一旦入蜀,亲见了实物,品尝了“天上味”,更意识到为保持荔枝果实鲜美,千里迢迢运送到长安之艰难,所耗竭的民财人力,进而反思弊政,讽谏当世和后入。

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进贡时,当地官员会采取一些保鲜措施。比如竹筒贮藏法,用新砍竹筒盛放荔枝,密封后外裹湿泥。但由于路途太远,荔枝保鲜期短,三日而味变,并没有多大的保鲜效果。在唐以前进贡的荔枝多为“干货”或荔枝煎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元和年间,戎州的贡物为“荔枝煎四斗”,“荔枝煎”类似福州的“蜜煎”,剥皮,箝浆,只留荔枝果肉蜜煮。只有皇帝、后官嫔妃以及大臣才有可能品尝到费尽心力进贡的少数鲜荔枝。

想到荔枝到长安后的滋味,大历元年,身在夔州的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从社会民情国家个人等多方面来描绘当时的历史现状,后四首对劳民伤财的弊政进行了反思。

其九:“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其十:“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其十一:“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憐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

其十二:“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殆背死,劳生重马翠眉须。”

唐玄宗、杨贵妃虽卒,但从蜀中驰送荔枝到长安之政并没有废除,唐玄宗若是看到后人还在贡奉荔枝,应该会悲叹不已吧。荔枝送到长安后,色香味俱变,已非佳品,杨贵妃应该心知肚明,可为何不体谅民情仍驰送不止?翠瓜、碧李、赤梨、葡萄与荔枝同样在枝蔓上生长,滋味也不错,并更容易得到,却为何偏要舍近求远,不远万里送荔枝呢?荔枝本生长于偏远地区,不在皇宫中种植,但为了满足杨贵妃之需要,不惜劳民伤财,飞驿官中装满玉壶,大量人才却被朝廷闲置老死殉葬。这样本末倒置,劳民害物。

四首诗紧扣飞驿传送荔枝,层层推进,最后将讽刺的对象指向玄宗,激愤之中透露出杜甫的忧民忧国之情。

域外风物

瓦屋修辞

◎彭家河

见到瓦,就想起川北乡下的老家。看到“屋”字,我家陈旧的土木农舍就浮现眼前。面向瓦屋,横空而来的却是一座立地顶天的巨大书台,细细打量恰似农家瓦房硬山屋顶的轮廓。瓦屋,山,在此竟是一个洪大而文雅的修辞。



立夏小雨,来到瓦屋山下,屏风似的墨绿大山在乳白的云雾中时隐时现,仿佛徐徐打开的山水横轴。大法瀑布、三星瀑布和浴仙瀑布从半山的树林和雾气中飞身而出,如三幅洁白的绢帛长卷从书台垂下,在天地间飘扬。黛青的山石树影在长卷上勾画出枯涩顿挫、偃仰欹斜的墨迹,这是世上最自然灵动的行草。是谁家书台巍峨嶙峋山水为文?是谁挾风带雨笔走龙蛇?我凝神伫立,向这位隐于蜀山之巅的旷世高人默默致敬。

沿着曲折的石阶,顺着当年邓通铸钱的旧道,在瓦屋山低山区前行。途经猴群聚点,雨中大小猕猴张望着前来觅食,其中有只一尺多高的小猴温顺地抱着妈妈,把红红的脸埋进妈妈的怀里,仿佛害羞的孩子。猴们的眼睛清澈漂亮,也如同我们一样观望这些陌生的过客,完全看不到尘世的纷繁欲望。猴们可能觉得这样的对视和逗乐太无趣,就索然跳

跃远去,看着它们不曾回头的背影,我竟有些许被遗弃冷落的怅然。雨中的珙桐是头一次看到,每朵花都有手掌大的两片白色苞片从圆圆的花序边伸展开来,如满树洁白的鸽子展翅欲飞。瓦屋山低山区多是杜鹃林、红豆杉,树皮粗糙但无斑驳沧桑之感。但进入原始森林区,青冈、桢楠等枝干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苔科蕨科,整个树变得毛茸茸的,仿佛长满赘生物的老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如果人体长满如此寄生之物,估计离辞世已经不远,然而这些树却安然无恙。在山顶的冷杉林里,不少树干上寄生的杜鹃还开出了一簇簇娇艳的花,把深山老林打得喜气洋洋。我想,这些藤萝、苔藓、蕨类和花,肯定是两情相悦,嫁嫁娶娶,在与世隔绝的深山你来我往,旁若无人地丰富着自己的生活与生命。是的,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一棵树、哪一枝花会看人的脸色而生,绝不会因看花人的心情而改变自己的花期。其实,万物养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才是自然大道。

次日,经金花桥索道直达山顶方台,十二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烟雨中迷离深远,清冽的溪水从云雾中静静流出,溪边杜鹃花满树绯红,在雨水侵蚀下,花瓣大多萎焉,只有花蕾在雨珠下分外娇柔。有年久的杜鹃花树已经盛开过,树下落花积成一片花的毯,游人走过后零落成泥。不知道有人问你来看此花时何有所思,你会如何回答呢?林家黛玉姑娘或许又会前来葬花,并低吟浅唱:“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当然,让我触景生情的却是田震高亢沧桑的声线:“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地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当然,世间流传的还有不少逸事。如明代有段著名的对话,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此花看还是未看,都无人惜从教坠。其实,满山的杜鹃,甚至对脚下的溪水都毫不在意,万亩杜鹃谷外的杜鹃潭几乎未飘浮过杜鹃花瓣。花辞树,如叶归根,它们只愿在瓦屋山经历自己的朝朝暮暮、荣枯生死。对山里的大熊猫、牛羚、血

雄、黑鹇、纳鱼以及珙桐、桫木、楠树们来说,瓦屋是家,山即是家,它们无意远离。当然,也有例外。

细细想来,瓦屋山就是古词牌“青玉案”的外化之形。山顶平台树木丛生,除人工开辟的道路外,其余无人能行进半步。除了鸟、云烟以及花香之外,应该就只有水能来去自如了。两千余米高的孤独山峰之上,水量竟然如此充沛。鸳鸯、鸬溪、兰溪从草木深处流出,一曲一折来到悬崖绝壁前的水潭,都在这里回旋思忖,作最后的决断。石潭层层,溪水滑过长满青苔的石头,顿时飞珠溅玉,白浪排空,哗哗之声不绝于耳,人语鸟鸣都穿插不进。此刻,山中是喧嚣的静谧。山上的草木千百年来都不曾移步半尺,粗壮的冷杉倒下也无人收拾,冷箭竹、杜鹃、忍冬、蔷薇等灌木丛密密匝匝地越过枯老的横木,在山顶编织着一道严密的防护墙,年复一年地就把这座大山守护成原始森林。但是,再严实的草木都挽留不住水,草木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目送溪水飞身下山。当日细雨淅沥,云雾苍茫,溪水们簇拥到悬崖边,转眼就不见踪影,这哗哗的声响是草木们让流水捎的话还是挽留流水的骊歌?这亦如若中花树,此水是否在你心外呢?

瓦屋山的瀑布上百条,但都不会直下千尺。上德若谷,上善若水。山顶的瀑布只流到山腰,在山间静修,然后再从别的山头下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这也是瓦屋山水的道德经。下山的水,如此谦逊内敛,看来老子骑青牛到瓦屋山修道成仙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下山云游的这些水,此刻以瀑布纵身一跃,何时会以哪种方式重回山顶呢?无疑,再回首已是地老天荒。山腰曲折的游步道把大大小小的瀑布和溪潭亭台串联在一起,瀑布间隔虽然很远,但总能听到它们响亮的声音,或许是山顶鸳鸯池里分别的水在互相打听另一滴水的信息。

瓦屋山下有万亩雅女湖,水色如同山色,映照着大山。这些从山顶远道而来的水聚集在一起,回望自己家的屋脊,它们只有如此,将自己老家铭记心底。我知道,日后它们将静静地进入青衣江,然后经洪雅、夹江、乐山汇入大渡河,随长江入海,从此浪迹天涯音信难觅。我知道,这些从瓦屋出来的水啊,无论流到哪里,它们都不会丢失水的道德,不会忘记家乡的瓦屋青山。

瓦屋如是山乡关,瓦屋的另一个名字叫乡愁。

红楼人物

王熙凤爱面子

◎魏鹏

在贾府里,王熙凤最爱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王熙凤不但爱钱,也很爱面子。

就像钱愈多的人愈爱钱一样,王熙凤爱面子,因为她面子大。王熙凤的面子有多大呢?我们从她爱钱捞钱上,就能看到她面子的大小来。

为了钱,王熙凤瞒着贾母和王夫人私扣众奴仆的月钱去放高利贷,弄得怨声载道,但光这一项她一年可捞到近千两银子。到了锦衣军抄家时,抄出重利盘剥的“一箱借票”。贾政不知家里竟有这种事,就问贾琏:“那重利盘剥究竟是谁干的?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如今入了官,在钱是不打紧的,这种声名出去还了得吗?”常言说:“贾琏当家,不管出纳。”其实这一切都是目若无人的王熙凤暗中所为。

贾府被抄,这是罪证之一,贾母不会不知,然而她却这样安慰王熙凤说:“那些事原都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什么相干。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了,这也不算了什么呀。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仅此一例,我们就不难想象王熙凤的脸面有多大了。

愈是脸面大的人,就愈爱面子。王熙凤也不例外,她在各种场合都很爱惜自己的面子。然而在贾府里,并不因为她爱面子,就人人给她面子的。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深知她爱面子,也不管她面子的大小,偏偏不给她面子,让这个“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过她”的王熙凤当众丢了脸面。

在贾母八旬大庆期间,大观园里的两个婆子得罪了宁府的尤大嫂子,王熙凤让人把两个婆子捆了起来,准备交大嫂子发落。邢夫人当着许多人陪笑向王熙凤求情说:“论理我不该讨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咱们家先倒折磨起人家来了。不看我的脸,权且看老太太,宽放了他们罢。”王熙凤听了这话,又当着许多人,又羞又气,憋得脸都紫了,哪里还有一点管家婆的面子。

王熙凤虽然放了那两个婆子,但一想到自己丢了面子,怎不伤心痛哭。堂堂一个管家,也会伤心落泪,岂不又没面子?因此在贾母打发琥珀来叫她时,她赶忙擦干了泪,洗面另施了脂粉,她不想在贾母面前再丢面子。可鸳鸯却向凤姐儿面上只管瞧,引的贾母问说:“你不认得他?只管瞧什么。”鸳鸯笑道:“怎么他的眼肿肿的,所以我诧异,只管看。”贾母听说,便叫进前来,也觑着眼看。凤姐笑道:“才觉得一阵痒痒,揉肿了些。”鸳鸯笑道:“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不成?”凤姐道:“谁敢给我气受,便受了气,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看看,玲珑剔透的王熙凤,是多么爱惜自己的脸面,多么想挽回丢失的脸面啊!

贾母、王夫人和邢夫人在王熙凤跟前,都属长辈。王熙凤和贾母的关系非同一般,和王夫人相处也非常融洽,为何与自己的婆婆邢夫人相处不好呢?这里头关系复杂,原因固然很多,但可以肯定,邢夫人一次次地让王熙凤没脸,这也是她们婆媳不合的因素之一。

爱面子岂只是王熙凤,面子大也好,面子小也好,现实生活中,谁不爱惜自己的脸面?都说婆媳之间难以相处,如果我们都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着想,做媳妇的能想到婆婆爱面子,做婆婆的能想到媳妇也是个爱面子的人,婆媳之间,彼此互给面子,满足对方爱面子的要求,那样,婆婆媳妇就都有面子了。都有面子的婆媳,也许就不难相处了吧。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